



第七届小小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被束缚的诗人

主编 杨晓敏 秦 俑

谢志强以独特的艺术追求为自己的小小说打上了“魔幻”的标签，
用一种飞翔的创作姿态，为我们打通了幻想与现实的通道。

谢志强 | ●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被束缚的诗人

主编 杨晓敏 秦 俑

谢志强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束缚的诗人/谢志强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4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5559-0365-9

I.①被… II.①谢…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409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93 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	1
被束缚的诗人	5
珠子的舞蹈	9
渡河	14
拥抱的权利	18
等待说话的客人	21
赞美	25
夜间的孩子	29
神奇之泉	33
秀发	37
艾合拜的骆驼	41

敌人	46
固执的公主	49
国王的病	53
好奇	57
客串	61
玫瑰挂毯	64
气味	68
待遇	72
光头	76
黑蝴蝶	81
公主的肖像	85
猴子	89
镜子	92
流蜜的地方	98
蚁穴	102
羊耳朵	107
无情的命令	111
承诺	114
滴水不漏	119
钱包	124
长臂	128

世上最丑的公主	131
忠诚	135
两粒珍珠	139
失眠	142
一方丝巾	146
一棵树	150
羊脂玉玺	153
起风	157

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

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在一爿街头小吃铺被两个捕快捉拿了。他正在吃一碗羊肉拉面,吃得有滋有味。他说我填饱了肚子就随你们走,当初,我就是肚子空得受不了犯了你们的事。

哈雷早料定有这么一天。他喝尽了面汤,抹了一把留着胡须的下巴——那是街头巷尾张贴的通缉告示描绘的形象的突出标志。他说,我们走吧。那口气,倒似两个捕快是他的保驾。

哈雷的名气靠越狱赢得,再牢固的监狱,不出几天,便没了他的踪影,狱卒不知为他遭受了多少惩罚,可是监狱里查不出他逃跑的痕迹。这回,他被关进了一间特别的牢房,窗户容不下一个脑袋,墙壁一律采用花岗岩,而且用料厚实。

哈雷几次三番越狱,狱长已被削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看守。他发誓要挽回名声地位。锁了牢门,他对哈雷说:这回,你变成

小鸟也飞不出去了。

哈雷的手和脚都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他挑衅地冲着铁栅门外的看守笑笑,说:过两天,我打算出去散散心呢。

看守说:咱俩打个赌,你有本事出去,我在家里摆一桌酒席,替你接风。

哈雷说:现在,我先睡个安稳觉,到时候,我保准登门拜访。

看守说:你不是属鸭的吧,肉煮烂了,嘴还硬呢。

哈雷说:想象可以冲出牢笼,等着瞧吧。

哈雷闭起了眼,他想,谁能控制我的想象飞翔呢。看守隔一阵,来看一趟,哈雷竟打起呼噜。其实,哈雷真的睡着了,不过,他的梦里,出现的是一座一座的监狱。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了,一身轻松。望着高处的蜂窝似的小窗户,他知道又一天开始了,他的脑子里被一座一座监狱占据着,都是他蹲过的地方。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想象能力了,他担心热闹的街市、茂密的森林、寥廓的蓝天不再进入他的梦境。难道一次一次蹲坐监狱,逐渐斩断了他想象的翅膀?

再看见铁栅门外看守的面孔的时候,他懒得瞧了。他痛苦地凝视着厚重的现实——压抑的花岗岩墙壁。他索性摊手摊脚地躺着。除了睡觉,他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能够提供无限的机会。还是睡吧。临睡之前,他听到了一声鸟鸣,或许是一只

偶尔飞过的鸟的婉鸣，很悦耳，他倒愿意想象它在一片叶茂的枝头歇息。他甚至听到羽毛在风中呼扇出的气流声。

于是，第二天，他站在了一片森林里，那是城外不远的田野。他庆幸自己的想象还没有枯竭。不过，他想到了约定——看守承诺的一桌酒席。确实，他饥肠辘辘，捋了捋胡须，打算替胡须间的嘴巴了结一桩事情那样，往城里走去。

城门一侧，又张贴出通缉他的告示，悬赏奖金高出上次。只是，士兵只查出城人，谁能料想一个越狱者还愿自投罗网。他径直前去看守的家。他闻到了那里飘来的肉香。看守正在施展自己的烹饪手艺。

哈雷步入大院，远远地拱手道谢：让你破费了，实在抱歉。

看守正忙乎，喊：沏茶，哈雷，你稍候，我再露两手。

呷着酃茶，哈雷甚至想哼一段小曲，可他克制了冲动。只一会儿，看守解掉围裙，说：好了，来酒。

俩人对坐。看守说：你的身价看涨嘛。哈雷说：要不，我补偿你？

看守说：你放心，我可没布设陷阱。我清楚，再坚固的牢房也关不住你了。我只是想请教请教你。

哈雷一仰脖，吱溜，一盅酒热热地落肚，他说：谁能料到我在你这儿呢，请讲。

看守说：你现在在哪里？

哈雷说：不是在你府上吗？

看守摇头，说：你又回老地方啦！

哈雷乐了，想说不可能。但是，他忽然察觉他坐在两天前进去的那个牢房里，他的脑袋顿时缩小了，像是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枯井。

看守隔着铁栅门冲着他微笑。一连数日，他的梦境里出现的全是牢房，牢房，牢房。牢房主宰了他的脑袋，他已失却了梦见其他事物的能力。后来，他连梦都不做了。一个一个夜晚，像是一个空穴，时间消失在里边，没了进展。看守恢复了原职，狱长颇为得意，说：天底下唯有我能降伏你，这是我俩的秘密。

被束缚的诗人

哈雷和同伙抢劫了一个商人驼队,然后一一审问,要求每个人都给家人写一封信,送来赎金,再放人。这样,可以额外增加一笔收入。

大名鼎鼎的越狱犯自从丧失了做梦的能力,入伙了一个抢劫团伙,干起了这桩没有成本的勾当。不过,他有个规矩,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杀人。因为他们看重的是财源。

哈雷一眼看出一个穿羊皮氅的男子背后有潜在的财源。

可是那个男子声称自己不是商队的成员,仅仅是偶尔遇见商队,便跟着一起旅行。他没做生意,也不会做生意。

哈雷指出,这件羊皮氅已经把你和商人区别开来,羊皮氅是贵族的服装。他说: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那个男子说:实不相瞒,我是诗人。

哈雷知道诗人是穷光蛋，靠朗诵诗歌维持不了生计，那么谁会来赎一个诗人？他说：诗人怎么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服？

不久前，都城举办了一个颂诗朗诵盛会，由国王发起。各地流浪的诗人纷纷聚集到都城。

那位男子的颂诗得到了国王的青睐，而且获得了最高奖，奖品就是这件精致的羊皮氅。但是，他没能进入王宫，因为他长相丑陋。国王选了个英俊的流浪诗人，封为诗歌王子，赞颂国王的诗歌必须有相匹配的长相。而他已习惯了流浪。

商人们证实了诗人没有说谎。

哈雷对诗赛也有所耳闻，只是心怀疑问：诗歌怎能当饭吃？他在国王的监狱里待过很久。他说：你那些狗屎颂诗都是他妈的谎言。

同伙上前，给诗人松绑的同时还剥掉了诗人的羊皮氅。

诗人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像个乞丐。他活动活动胳膊，如同一只鸟扇动着翅膀。

哈雷对诗人反感，问：你穿了贵重的羊皮氅有什么感觉？

诗人说：很不自在，穿上羊皮氅，我感到失却了灵感。

哈雷说：这一点倒跟我相似，我这个大名鼎鼎的越狱犯，不断越狱，靠的就是想象，可是，那个精明的狱长消除了我的想象能力。

诗人像遇到知音——同病相怜，说：羊皮氅嘛，某种意义上

是移动的监狱,穿上很舒服、温暖,可是,它把我和诗歌隔绝了。我只想,怎么吃上跟羊皮氅相配的食物。

哈雷笑了,说:现在,我剥了你的羊皮氅,把你解放出来,你不是又恢复诗人的状态了吗?

诗人疑惑地看着哈雷。

哈雷说:你要懂这里的规矩,所有的商人都发出了信,赎金即将送来。

诗人说:我是个孤儿,吃了上顿饭不知下顿在何处。谁会赎我?

哈雷指着诗人,说:近在眼前。

诗人望着四周,好像前来赎救他的人已闻声赶来。

哈雷说:你歌颂的国王,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颂诗,他举办诗赛就是一种倡导,他要举国上下都赞颂他,你这个诗人正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但不能代表我们。好了,长话短说,你写赞颂国王的诗歌,我派人负责传递、交涉,国王会根据你的颂诗出价,那就是你的赎金。

诗人闭上眼睛,然后睁开,说:我满脑子都是食物。

哈雷说:都是羊皮氅把你整坏了,好,我亲自给你操办王宫的食物。

诗人以为大祸临头,弄不好,他会成为食物。江湖流传着这帮劫匪杀人越货,生吃跳动的心脏。

哈雷曾混进王宫，当过一段厨子，学到几招手艺。他宰了一只羊，用羊肉制作出散发着香气的菜肴。诗人放开吃了他想象中的王宫食物，只不过，他的想象到达不了那种诱人的色泽和气味。他局限在乞丐匮乏的想象中。

哈雷平静地用目光鼓励，看着诗人进食。诗人打了个饱嗝。哈雷说：你吃饱了，现在该干正事了，我已考虑好你一首诗的要价，这就歌颂吧，你闭上眼，想象我就是国王。

诗人又打了个饱嗝，好像肚子里有一只顽皮的羊在往上顶。

哈雷说：难道塞饱了，没有诗歌出现的缝隙了？我可要开膛破肚，给诗歌腾出地方了。

诗人咬住嘴唇，不让饱嗝再打出来。他紧闭双眼，像在构思。片刻，他又睁开眼，一脸的哀求和无奈。

同伙已不耐烦，说：哈雷，看来这小子冒充诗人，干脆割掉他的舌头，省得他再说谎。

诗人竟然又打了个饱嗝，他立刻用手捂住嘴，像盖住要溢出的缸子，他说：恐惧出不了诗。

哈雷说：你要咋样？

诗人说：放松，像鸟儿自由飞翔，花儿自然开放。

哈雷大笑。他宣布放了诗人。他跟同伙说：这小子身上榨不出油水。

珠子的舞蹈

国王接纳了一个老人的进贡。据老人自称,他代表他所在的那一方土地生活的臣民,表达对国王的拥戴,这两颗珠子便是明证。

国王占领这个王国,屡遭刺杀、谋害,他觉得这个王国处处隐匿着敌人。他还是第一次看臣民的忠诚表白。

老人说:陛下,我这一对珠子是家传珍宝,它们一碰着毒药就会兴奋地跳舞。

国王大悦。他现在时常面对膳食提心吊胆,已有数名侍从中毒身亡。他进食前,必须有侍从先品尝把关。国王立即安排了放毒药的菜肴。

果然,两颗珠子浸入菜肴,便一跃而起,兴奋不已地蹦跳,在桌上此起彼伏,像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王宫舞女,跳得姿态优

雅,还不时地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国王给予老人丰厚的赏赐。他开始欣赏这对珠子,像玛瑙,又不是;似玉石,也不是;这是两颗稀世珍宝。有了它们,国王顿时消除了疑虑和心病。不过,他清楚,要在灵魂上征服这个王国并非容易的事情。

两颗珠子成了国王的忠实随从,这个秘密只有国王知道。可是,还是不断地有人自投罗网,隔数日,两颗珠子就对送来的菜肴跳舞。国王立即发旨追查投毒者——膳食房的厨师、帮手,又牵连各自背后的王宫官吏,一抓就是一串。然后又招纳和任命一帮新人。

很快,王宫上下,都知道了那两颗珠子。国王对两颗珠子宠爱有加。他要求保管珠子的侍从:珠子享受王亲的同等待遇。珠子是物件,无法加官晋爵,但是,在形式上珠子政治、生活的待遇已超过了宫内的宠臣。甚至,国王听政时,珠子都陪伴其左右。

众臣不免对珠子敬畏,仿佛珠子能识别出他们心灵的阴暗。那段时间,王宫内平安有序。每逢国王用膳,那两颗珠子成了必需的陪伴,它们幸福地浸泡在国王的膳食里,而且,国王并不取出它们。

国王举动木勺时,先去碰碰碗盘中的珠子,那一刻,国王显出了慈爱之情,两颗珠子如同聪颖顽皮的王子。他说:来,你们

和本王共同进餐。

直至国王放下碗勺。珠子沾满了油珠和饭屑。侍从当着国王的面给珠子净身，那是用羊奶或驼奶又浸泡了花瓣制成的净身液。特别是初开的沙枣花，花朵细碎，芳香浓郁。国王最后会捧着珠子吻一吻，那是无限的深情。国王觉得珠子维系着他的生命。侍从在替珠子净身的过程中，稍有磕碰，国王便动怒。其实，珠子舞蹈的时候那么剧烈不也没有丝毫损伤吗！

宫女的舞蹈已不能吸引国王了。可是，国王又生出忧郁，毕竟珠子长久没有舞蹈了。国王喜欢欣赏珠子的舞蹈，而珠子一旦舞蹈，又意味着威胁的逼近。无聊至极，国王就授意在膳食中下毒，他要观看珠子的舞蹈——久违了毒药，珠子的舞蹈近乎疯狂，甚至一跃，双双落在地上。珠子敲击地板的劲头使得国王心疼，国王担心它们受伤，他欣慰地想到它们的忠诚无私。

国王不再采用这种方式了，他沉浸在对珠子的舞蹈的回忆之中，他在最后那次珠子的狂舞中感到一种死亡的气息。于是，国王格外地呵护它们。原来的净身仅仅是膳前餐后，他又规定，早晚各加上一次。制作净身液鲜花，有的是乡间采摘，王宫专门修建了暖房，终年鲜花盛开。

珠子已习惯了净身，甚至，天气酷热，珠子偶尔不安地跳动——那不是舞蹈，而是珠子表达它们的愿望，国王以为珠子